

春到罗布泊

■徐 鲁

行,映入眼帘的便是一望无际、荒无人烟的沙漠与戈壁。斯文·赫定和他的考察队几乎全部葬身在这片沙海……他又告诉人们:这里根本不是什么“仙湖”,而是一片可怕的“死亡之海”。

二

然而谁能想象,就是在这片“死亡之海”,20世纪60年代第一个春天到来之前,一位从抗美援朝战场归国不久的将军,带领一支小分队,冒着大风沙,深入到罗布泊腹地,在孔雀河畔打下了第一根木桩作为记号,用无线电向北京报告:这片荒无人烟的“大场子”,足以成为新中国核试验的一块“风水宝地”……

那天,将军的目光被河畔沙滩上的一簇正在盛开的蓝色小花吸引住了,忍不住问给他们做向导的一位维吾尔族老乡:这是什么花啊,这么美丽?老乡告诉他:首长,这是马兰花,可香啦!就在此时,通信员向首长报告:北京询问,我们现在的位置叫什么名字?将军略作思索,脱口而出:“马兰,就叫马兰!”

第二年一开春,这位将军率领核试验基地建设大军,浩浩荡荡开进了罗布泊,在地处天山南麓,东连罗布泊沙漠,西接塔里木盆地,距离博斯腾湖约有十来公里,而离孔雀河较近的马兰扎下了“营盘”。

初到马兰的数万从硝烟战火中走来的军人,加上数以千计的科学家、科技人员,在人迹罕至的大沙漠上,悄悄拉开了铸造共和国“核盾”的大幕。从此,“马兰”就与新中国的核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,成为新中国核试验的代名词。将军和数以万计的官兵,还有一批批科学家、科技人员以及他们的子女,还有后来陆续到来的工作人员,都自称“马兰人”。他们把罗布泊这片大场子,又分为内场和外场。内场,就是他们的营房和生活区;外场,就是远离营房和生活区数百公里以外的核试验场,也称核爆区。

英雄儿女们的到来,让沉睡了千年万年的大漠戈壁苏醒和沸腾了!他们不仅在这里开拓出了神奇的绿洲,创造了惊天动地的人间奇迹,更是孕育和培养出了伟大的“两弹一星”精神,还有像戈壁马兰花一样顽强、瑰丽的马兰精神。

1964年10月16日,随着罗布泊上空一声地动山摇的巨响,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,彻底打破了超级大国的“核垄断”和对新中国的“核威胁”。1967年6月17日,我国第一颗氢弹又在罗布泊空投爆炸试验成功。氢弹爆炸

之时,参与试验的人们亲眼看到,天空中同时出现了两颗“太阳”。那颗比真正的太阳还要大的“火球”,正是我国成功爆炸的第一颗氢弹。

在常人的想象中,罗布泊就是无边的沙海、荒凉的戈壁、湮灭的古城,还有风雪刺骨、飞鸟不到的碱滩。但在马兰英雄儿女眼里,罗布泊是一片挥写出铸造新中国“核盾”事业这首豪放“大诗”的“大场子”。

从1964年的首次核试验算起,数十次核试验在罗布泊荒原和茫茫群山深处成功爆炸。1996年7月29日,罗布泊荒原和远处茫茫群山,又一次像发生了剧烈的地震一样,地表颤抖起来……当天,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郑重宣布:从1996年7月30日起开始暂停核试验。也是在这一年,毕生都在抒写中国核试验事业这首“大诗”的张蕴钰老将军,在回忆录里写道:我和蘑菇云打了一辈子交道,但从来就不喜欢蘑菇云。我相信,所有的中国人都不会喜欢蘑菇云,没有谁会喜欢这东西……

是的,正因为不喜欢蘑菇云,曾经生活在蘑菇云阴影下的中华儿女,才不得不走向戈壁大漠,选择在被称为“死亡之海”的罗布泊,开始新中国“核盾”的铸造事业。

三

没有到过罗布泊的人,怎么也不会想到,在这荒凉、贫瘠和风沙肆虐的沙漠戈壁,竟然生长着一种生命力特别顽强、又异常美丽的花朵——马兰花。

马兰花是罗布泊沙漠和孔雀河畔的“吉祥花”。当严酷的冬季还未走远,人们盼望的沙漠之春还没有抵达冰封的孔雀河两岸,马兰花坚强的根须最先在寒冷中苏醒。它们在泥土下面默默存活、忍耐着,感知和聆听着沙漠之上春天的脚步。虽然春天的脚步经常会被暴风雪暂时阻隔在荒原深处,但是,春天的脚步终究是无法阻挡的。随着残冬的步步退却,辽阔的博斯腾湖边,蜿蜒的孔雀河畔,坚冰开裂,残雪融化,马兰花最先焕发出新的生机和绿意,向人们预报春天的来临。天气渐渐温暖了,一簇簇蓝色的马兰花也含笑绽放。一些不惧无畏的小鸟,会飞到孔雀河畔蒙上绿意的芦苇林里跳跃、歌唱;红柳丛又变得柔软、蓬勃而茂盛了;云雀欢唱着飞入云霄……

今天,无论是广袤的罗布泊荒原,还是曾经隐姓埋名的马兰英雄们,都已经揭开了神秘的面纱。马兰基地也成为了对外开放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。2023年9月,马兰基地作为中国式现代

化进程中的“红色工业遗产”,被列入第三批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。当年试验基地的内场——曾经的“马兰村”,如今也变成了一座白杨林立、瓜果飘香、游人熙攘的现代化“马兰城”。

四

伴随着又一个春天的脚步,我第三次来到罗布泊。这片遥远的大漠,这块被誉为“挺起祖国母亲脊梁”的热土,也是我魂牵梦萦的地方。近些年来,我以罗布泊为故事背景,以马兰英雄儿女为主人公,先后创作了《天狼星下》《罗布泊的孩子》《共和国使命》和《林俊德:铸造“核盾”的马兰英雄》等多部虚构与非虚构文学作品。在我的心中,罗布泊和马兰英雄儿女的奋斗业绩,是一部永远也写不完的“大书”。

徜徉在这片热土,目睹、抚摸甚至亲身体验和感受着一代英雄儿女留下的“红色胜迹”,我像是徜徉在古战场上一样,心中涌起悲壮感情:“浩浩乎,平沙无垠,复不见人,河水萦带,群山纠纷……”我也在默默地“拼贴”着自己心目中的罗布泊雄姿——它不是斯文·赫定笔下人烟荒凉、驼骨成堆的绝望之地和死亡之海,而是新中国英雄儿女们奋发图强、赤心报国的万里疆场,是伴随着铁马秋风、大漠飞雪和军歌嘹亮、马兰怒放的青春芳华。

许多在罗布泊奋斗过的人,生前都会留下一句遗言:把我送回罗布泊,送回马兰,埋在牺牲的同志和战友身边……

马兰烈士陵园,位于马兰基地生活区西门边,往南走是博斯腾湖,往北去是巍峨迤逦的天山。从核试验基地组建之日起,有不少官兵、科技人员、后勤人员,牺牲在了这片鲜为人知的“战场”当初,基地里条件简陋,有人牺牲后,战友只能把他们就地埋葬在荒漠上的一片胡杨林中。渐渐,这里就成为了烈士们的墓地。庄严肃穆的马兰烈士陵园,就是在当年的胡杨林地上建起来的。

陵园里安置着400多座庄重而洁净的墓碑。400多位英雄儿女,包括基地首任司令张蕴钰将军、“两弹一星”元勋朱光亚院士、功勋科学家程开甲院士、全军挂像英雄林俊德院士等,都长眠在这里。

马兰花、胡杨树都是罗布泊荒原上坚强、忠贞、美丽的象征。英雄儿女们年轻的身躯、青春的笑容和赤诚的生命,在戈壁大漠上化作了永恒。他们的生命和精神,像马兰花一样忠贞,像大漠胡杨一样坚忍不拔——活着,千年不死;死了,千年不倒;倒下,千年不朽。

看着大家兴奋的样子,胡万秋也开心地笑了。那一刻,他仿佛忘掉了对过年的期待;在这个集体中,他愈发强烈地感到投身于攻坚克难的乐趣。

三

巴丹吉林的冬天,相较于家乡似乎更加漫长……新年零点钟声响起,入伍一年多的女兵武佳宁,静静地看着值班室窗外的夜空。她想起一年前退伍战友说过的话:“身在边关,想到自己在守护万家灯火时,心中就会升起无限的自豪。”此时,她亲身体验到了这种自豪。

头顶烈日、挺胸抬头,三挺三收丝毫不敢放松,条令条例规范言行……训练场上,几番磨练,视频那头父母欣慰地惊叹:“咱女儿气质不一样了!”她也早已精通各项专业技能,成为话务班的骨干力量。

这一年多的酸甜苦辣只有她自己清楚。漫漫长夜里,她曾为原地踏步哭泣,为不能适应工作强度而哭泣,偶尔也会为默默无闻而失落……可当她得心应手地接起每一个电话,精准接通另一端时,在战友们的声声“谢谢”中,她得到满满的成就感。回想起经历的每一天、每一关,她感到充实的生活里刻着自己成长的印记。

春节意味着什么?团聚、亲情、温馨……它承载着所有美好的感情,每个人想到它都会微笑,漂泊的游子不远万里也要奔赴家中。然而,边关军人却在岗位上用自己的方式迎接这个节日。风雪挡不住思念,冰山隔不断乡愁。岗位上军人的年,有独特的年味,有保家卫国的坚守。即使远在大漠戈壁,他们坚定扎根岗位,守护着祖国山河。头顶边关月,脚踏寒霜雪。夜空中每一朵绚丽烟花,有军人的守护,也为他们绽放。

感念

升华,情感的诗与远方

瓦窑堡窑洞胡同里的积雪又铺了一层。皑皑白雪像是厚厚的棉花,覆盖了整个窑洞群。在当年举行“瓦窑堡会议”的田家大院,融融阳光温暖着整个冬天。这几年爱上唱歌的大礼子已经是60多岁的人了,在这条胡同里出生到现在,从未离开过。虽然有到城里定居的机会,但他说,自己认得胡同里的每一孔窑洞和每一块砖,到了外面啥都不认识,也不适应。

大礼子的工作是负责每天打扫一条胡同的卫生。干啥都认真的大礼子,即使在下雨天都要披着雨衣,站在胡同的排水口,手执铁锹,扒开杂物,防止排水口受堵。这些年,大礼子和同事把胡同里的卫生搞得很好,干净得找不到一个烟头。胡同居民和前来参观“瓦窑堡会议”旧址的游人都说,这卫生搞得像天天在过年似的,让人们的心情都好多了。

冬天的胡同,有寒风穿堂而过,大雪给人们的出行带来很多不便。大礼子总要早起来,把胡同里的雪尽快扫完。有时候雪一直在下,他就一直在扫,干得满头大汗时,还会脱掉棉衣,笑呵呵地与每一个人打招呼。干到起劲时,他就要唱几首歌。这些歌大都是红色歌曲和陕北民歌。长长的胡同飘着雪花,大礼子用扫帚清扫积雪的场景,犹如油画般留在街坊邻居脑海里。

大礼子说他现在喜欢过年,到了过年最喜欢的就是贴春联。他讲到爷爷在世时,每逢过年就会提着一马勺面粉,给周围几家贴春联。大礼子满脸骄傲地跟人说,红军住在瓦窑堡那年,他爷爷给红军居住的窑洞门上也贴了春联。

寒冬腊月里,灰蒙蒙的大山以及结冰的河、落光树叶子的树……自然景象显得冷硬。红色对联贴在窑洞门上,就像是一团火,给山村带来生气,也带来喜庆。人们的心情也变得愉悦起来。

把贴春联当成重要事情的大礼子,为了让春联上的毛笔字更好看,他买了金粉送给胡同里写春联的老先生。他说现在的日子过得好了,用金粉写的春联配得上好光景。每年他还要把一副大大的“抬头见喜”四字喜联,贴在瓦窑堡会议旧址的院墙上。他说,希望胡同里的人和外面的人看到这四个字,都能遇上喜事。

爱唱歌的大礼子平日里拿着一本厚

春联贴在春风里

■郝随穗

厚的歌曲书,坐在门口学唱歌。他很多多次忘我地学唱,有时候忘记了有人围观。当他突然间意识到自己被人围观时,便有点羞涩地对大家笑一笑。

在一个下雪的夜晚,他漫步在胡同里,唱起歌来。那歌声伴着飘扬的雪花,悠长地飘荡在胡同。雪夜的路灯,照亮瓦窑堡的胡同。大礼子挺着清瘦的身板在路灯下,从胡同的这一头走到那一头:看看这雪究竟能下多久、多厚。次日,待到人们开门出行时,胡同里的积雪已经被他扫得干干净净。

闲时,大礼子还用自己的三轮车,义务帮助别人清运积雪,不计报酬地帮人修门窗、修管道、干水泥活等,是胡同里的热心人。难怪有人说,他的笑容像一股春风。

红彤彤的春联,迎接春天的到来。在天寒地冻的陕北,只要把春联贴上,吹过来的风就多了“暖意”。

大礼子说,贴在门上的春联,就是贴在春风里,要不这风为啥会暖融融的!

边关战位

■张 吟

就是我人生的目标。”

选择坚守就是选择责任。年前中队刚刚结束野外任务,装备返回场区进行设备调试时出现了故障。节后就要执行任务,思来想去,张福银还是决定留队过年。他主动找到教导员说:“我今年还是回去了,设备不修好,作为中队长,我实在是放心不下。”

来单位4年了,这是张福银在部队度过的又一个春节。每次和家人通话,张福银也会笑着告诉父母,下次一定回家过年。而去年,他也是这么说的……

茫茫戈壁,夜晚的星空是那么璀璨。更加闪耀的,是像张福银一样坚守在大漠边关的军人。

二

某年1月,空军某部试验场,正在进行某型武器试验任务最后一个序号的试验。拟制此次任务方案的工程师胡万秋,正仔细确认着各个采集点的状况。参加试验的工业部门同志们期待着任务顺利完成。随着腊月的到来,到西北近8个月的队员们归心似箭,盘算着给此次任务画上圆满句号,按时回家和家人团圆。

当时,胡万秋还是一名参加工作不久的博士研究生,是众人眼中的高学历干部。胡万秋明白,这是一次填补该型武器试验评估、组织实施空白的试验,意义不言而喻。同时,这也是他自参加工作以来,首个全程参与的试验任务。

红色之旅

触摸历史,追溯精神血脉

有一幅幅马冰河般的画面,多年来一直在我心中闪耀——

千年的风沙吹过万里边关,一弯冷月照着广袤的大漠和白茫茫的雪山……突然,天狼星下,电闪雷鸣,大地仿佛在颤动,远方响着隆隆回声。一支身上还披着战争硝烟的队伍,星夜驰驱,犹如不可阻挡的滚滚铁流,向着沉睡的罗布泊大漠挺进。千军万马的脚步声,瞬间踏破了戈壁荒原沉睡的大梦……

这雄壮的一幕,发生在60多年前中国大西北的罗布泊荒原上。

啊,罗布泊!如果仅有雪山、峡谷、沙漠、戈壁,还有大漠上一年四季的飞沙走石,哪怕再加上芨芨草、骆驼刺、红柳、胡杨、沙枣这些戈壁植物,似乎也构不成你在我心中的完整图景。

不,还必须加上这像钢铁一般勇往直前、坚不可摧的大军,加上这些曾经揣着“上不告父母,下不告妻儿”的铁的纪律、隐姓埋名进入这片大漠的英雄儿女,加上他们在这里留下的艰苦奋斗岁月……才能构成罗布泊最完整的图景。

一

铁马秋风、战地黄花、楼船夜雪、边关冷月,是中国军人心目中的“风花雪月”。而对曾经在罗布泊奋斗过的英雄儿女来说,他们心中的花与雪,却另有具体所指——花,是大漠戈壁上的马兰花;雪,是卷扬在大漠戈壁上的连天飞雪。

罗布泊,蒙古语称“罗布淖尔”,意为“众水汇入之湖”。曾经驰名西域的楼兰古国,就坐落在这片广袤的沙海之中。在楼兰古城消失大约1500多年后,1900年,瑞典探险家斯文·赫定率领一支探险队,艰难地抵达了罗布泊沙漠腹地。这位探险家写道:“罗布泊使我惊讶,它像一座仙湖,水面像镜子一样,在和煦的阳光下闪烁。我们乘舟而行,如神仙一般。在船的不远处,几只野鸭在湖面上玩耍,鱼鸭和小鸟欢快地歌唱着……”斯文·赫定所看到的“仙湖”,后人认定就是今天博湖县城以东的博斯腾湖。

从博斯腾湖西部溢出的一条无支流水系,流经库尔勒市和尉犁县,注入了罗布泊。这条水系就是曾经滋养过楼兰的孔雀河,相传东汉时西域都护班超曾率军在此饮过战马。当斯文·赫定一行离开博斯腾湖,沿孔雀河继续前



火红的窗花、喜庆的灯笼,装点出节日的缤纷色彩。当我们把目光投向漫天飞雪的遥远边关、广袤无垠的大漠戈壁,便能真切感受到戍边官兵那深沉的家国情怀。

一

巴丹吉林沙漠腹地,夜凉如冰、一片寂静。空军某部的一个点号,孤独地伫立在这片茫茫戈壁。

“报告首长,点号情况一切正常。祝首长新年快乐!”中队长张福银汇报完战备情况后,转身向身边正在张贴春联的战友说:“别看我们点号离单位最远,首长一直关心着我们的情况哩。”

即便远离城镇乡村,周边荒无人烟,张福银和战友也没有忽略过年所需的“仪式”。他们张贴好春联,一边包饺子,一边看春晚。他们谈论的是天南海北事,思念的是家中亲人。张福银是甘肃武威人,从小就听长辈讲述红军战事的故事。耳濡目染中,一颗红色的种子在他心里慢慢生根发芽。报考军校时,在报名表上,张福银写道:“报考军校,献身国防,循着革命先辈的路走下去,



万壑松风(中国画)

姜鸿涛作



长征

第6038期